

印象陈丹青

□陆小鹿

早年读《文学回忆录》，我本是冲着木心去的。不承想，读完陈丹青写的后记，我连带也粉上了他——是被他的文字和深情吸引的——长达10页纸的后记，写得情深意切。我惊叹：世间竟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这么好。这份成年人的友情颠覆了我对世俗友谊的看法。

“若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他的个性也如此吸引我，仿佛说话的是个不羸少年。

隔开几月，我见到了陈丹青，是在一个对谈会上。木心和他的美术馆。台上的陈丹青，光头素衣，圆框眼镜，人收拾得清爽干净，说话风趣幽默，我被他逗笑了好多次，也被他弄红了眼睛，因为他说：“建造木心美术馆没别的企图，只是为了木心这个老头子。”有些观众向他问问题，他答不上来，也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回答：“我不知道。”遥望台上的陈丹青，那可真是少年。

我买了他的书回来读——《外国音乐在外国》。同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同为厚着脸皮不惧“外胡言”的“写作爱好者”，这本书使我对陈丹青更有“知音之感”——其实，他的主业并非写作或者音乐，而是美术，在作者自我简介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画家。

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去看他的画。还没等到的时候，先等来了他的美术视频节目《局部》，这回颇有点务正业的意思了。古今中外，纵横捭阖，貌似无序，却带领观众看到了美术中最动人的细节。我跟着《局部》，做了一个美术听课笔记，仿佛当年陈丹青听木心的文学课那般。

然而，还是很想亲眼看看他的画。去年冬天，北京798唐人艺术中心举办了陈丹青“退步集”绘画作品国内首展。我第一次为一个画展打飞了去了北京。798的银杏树叶纷纷扬扬，洒满一地，我仿佛变身为一个花季少女，走在油画般的追星路上。

为这次画展，唐人艺术中心开了两个馆，一条马路相隔。我第一次来唐人，糊里糊涂先进到他的近期画展馆。一屋子的时装画，小背心、长腿模特、黑纱裙、蓝羽毛、高跟鞋、宽檐帽……直接把我给看愣了。这样的时髦，哪里像是一个花甲老人画的？连陈丹青自己也说：“我从未想过会来画时尚模特，也不知道为什么画……他们全都好高，好乖。”看得我笑出声，这就是陈丹青，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感觉来了，非要做这件事，于是便一路做了下来。

我先前未曾细究过陈丹青的画作，只知道他年轻时的《西藏组画》引起过极大轰动。不熟悉风格倒也没什么不好，观展过程就时不时充满了惊喜。

我看到一组他的自画像，从15岁画到60岁。我没瞧过他年轻时的模样，但60岁的自画像，画得真是像，那就是《局部》里出过镜的我所熟悉的陈丹青。

没有读过大学的陈丹青，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成他的大学。画展上有一个分厅，专门陈列他当年在大都会的临摹画：柯罗、委拉士开支、苏里柯夫、塞尚……临摹得惟妙惟肖，几如复制画。他说他临摹经典的标准，非常幼稚：只想画得像。又说如果营生困难，他愿意造假画。如果割除绘画的野心，他愿一天到晚临摹——说的尽是实话。

他后来的确又干起了临摹活，创造性地将画册临摹到油画布上，形成“画中画”的效果，他管它们叫：静物画，并自嘲是因为不会画山水画、不会画静物水果，才找到这样一个折中的画法。他用油画笔画起了山水画，让沈周和董其昌穿越进同一幅画。又用油画笔临了书法帖，把书法也变成了画。还将东西方画册画到了同一幅图上，产生奇异的视觉效果——他完全将绘画当作了一件好玩的事。

展会上最让我心潮澎湃的还属著名的《西藏组画》，我许久不曾为画作而如此热泪盈眶了。陈丹青说：“现在好意思配了镜框，挂出来，前提是，你得后来又画几十年，当初的幼稚这才可看。那岁月，不少同龄朋友比我画得好，可惜后来不玩了，消失了……”这段内心独白，足见一个人的坚持是多么重要。在那些风格内容跨度极大的画作里，我看到了陈丹青的执著。他不掩饰自己的短板，忠于自己的感觉，做一件事就一路做下去，不放弃，也不计较做成了什么，陈丹青是有韧性的，一如他对木心，款款深情里饱含炽烈的爱。

287

在微博上看到梁惠王(史杰鹏)的专栏说:王安石、司马光都有“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如果他们知道君主专制之外还可以有多种制度,还会纠缠于新法、旧法吗?

梁惠王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很值得佩服,但这些话看了却不禁火大。这完全是黄仁宇式的思路。黄仁宇喜欢说,宋朝没有银行、没有保险公司、没有现代商业法规,明朝的人没有预见到工商业在近代国家中的作用、也没有现代统计专家处理资料的能力……这种现代人的无端骄傲、这种穿越式的历史观,实在幼稚——甚至比那些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幼稚。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零



Die Ausgewanderten

W.G. Sebald



W.G. Sebald

新书快递

七个疯子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著 欧阳石晓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罗伯特·阿爾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描述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故事集中在三天时间,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从一件绑架案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作家以精湛的文笔对主人公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描摹,并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变形地透视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乱怪诞之感,正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

移民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著 刁承俊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塞巴尔德的成名之作,包括四个超长短篇小说:第一篇《亨利·塞尔温大夫》讲述了塞尔温大夫的一生,他从七岁随家离开陶宛乡村,本想去美国却流落到英国,在晚年一贫如洗;第二篇《保罗·贝雷耶特》讲述了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国民小学教师的一生,因为家族的不幸,他陷入被驱逐者的忧郁和对德国的复杂情感;第三篇《安布罗斯·阿德尔瓦尔特》讲述了移居纽约的舅公带传奇色彩却又悲凉意味十足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大银行家的管家,但最后住进疗养院,主动接受休克疗法;第四篇《马克斯·费尔贝尔》讲述了画家费尔贝尔的一生,以及费尔

穿越小说固然不免将一些现代元素带到古代背景里,固然不时闹出一些“时代错位”的笑话,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基本的观念和制度上,仍能尊重历史、尊重古人的“逻辑”。而历史学家却可以完全以现代人的“逻辑”来打量古人,又何其虚骄肤浅!

如果宋朝谁能拥有一支AK47,就可以横扫全世界了吧……这么想,有意思吗?

288

借用“陌生化”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颇能解释中国古典诗史的某些现象。比如修辞方面,即传统所谓“诗风”方面。

李贺以诡奇艳异的想象,造成一个“他

者”的世界,只是往而不复,显得过于“玄幻”,也过于生硬。李商隐受其影响,但更有分寸,节制之,调和之,完成了李贺未完成的风格。可以说,他们是通过引入种种瑰丽的神话元素,营造出一种意象的“陌生化”。

黄庭坚则是通过对字句的锻炼,造成一种生涩奇崛的修辞风格,遂成江西诗派开山之祖,甚而成为宋代诗风的标志。近世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宋诗派即承继其绪,亦特重于流俗,硬语盘空(传说陈三立身携秘本,作诗时每藉之将习见语词转换为生僻语词)。钱锺书在《围城》里借人物之口,曾揶揄过陈三立,但反观钱氏本人,其实也跟陈三立一样,很刻意追求诗语的尖新。可以说,他们是通过运用僻语、锤炼拗句,营造出一种语词的“陌生化”。

灯下读钱

“众皆欲杀忌才高”(一)

□钱之俊

钱锺书1929年初进清华,即名扬清华园。非同班而同学过一年的费孝通说:“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的文名早扬,在校无不另眼相看。”(费孝通《围外人语》,《读书》1999年第3期)这“另眼相看”,其间有尊敬、崇拜,也有忌恨、讨厌。

钱锺书大概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喜臧否人物,口无遮拦,颇恃才而骄。这和他幼时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他自幼过继伯父(也即嗣父)教养,因伯父无子,对其过于宽容和溺爱,致使少年钱锺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杨绛语)他自小又喜读书,学识日博,渐有逞才炫耀之性。知子莫如父。钱锺书10岁那年,伯父去世,其父钱基博接管,马上改儿子字“哲良”为“默存”,“他父亲因锺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上大学后,老夫子一直放心不下,在信中多次谆谆告诫。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得知温宁源教授打算介绍儿子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学院教中国语文,就在给儿子的信中给出忠告,让他“勿太自喜”,因为“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比“声明大、地位高”更为重要。“不然,以汝之记丑而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弟子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好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绝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推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曾进危殆于中国者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偷儿锺书札两通》,《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年第4期)苦口婆心,独不放心儿子这张嘴。钱锺书改了吗?没有。

到清华文学院后,钱锺书如鱼得水,很快成为学霸,更为狂傲,把健谈擅辩的本事发挥到极致。当年和钱锺书、许振德自封“清华三剑客”之一的常风回忆:“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锺书参加。每次开会,锺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诉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锺书一人。”(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第9期)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兼哲学系主任,那时教钱锺书逻辑课,对钱锺书激赏有加。冯友兰发现,“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解,真是天才!”(钱锺书清华同学侯铮所记,见《国立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三十五周年纪念刊》)你能想象当时钱锺书舌战群儒后洋洋得意的样子。



贝尔母亲留下的回忆录。这些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关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原居地和异国他乡的悲惨遭遇。

小津安二郎剧本集

[日]小津安二郎著 吴非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首次集结了小津安二郎最广为人知并获得诸多好评的六部经典作品:《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麦秋》《浮草》《秋日和》《晚春》。透过文字展现小津电影的独特魅力和极简美学风格。小津安二郎坚持无限远离好莱坞电影节奏,其缓慢细腻叙事手法被称为“小津调”,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深刻影响了侯孝贤、许鞍华、是枝裕和、山田洋次等后世电影巨匠。家庭的羁绊与父女复杂的感情是他的作品永恒的主题。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极富日常韵味而又深刻展示着潜藏内心的复杂情绪,独特的幽默又时常闪现出小津式哲学。

玫瑰的遭遇

[法]纪尧姆·米家著 曹扬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同一个夜晚,我和好友马克西姆失手犯下一桩杀人案,并将受害人的尸体藏在学校体育馆的墙壁内。二十五年后,背负秘密的我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马克西姆则在竞选议员。这时传来消息,我们的母校突然决定翻修,旧的体育馆要被拆除,秘密即将败露,我回到镇上,决定接受命运的审判……